

醒世小說

夜花園奇事

最新小說社印行

夜花園之歷史序

諸夏三郎以饌述稱雄辨上一日造飲膽樓叩於余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芸芸衆生均動物也何以別之曰人曰禽曰獸余答之曰無他人動物之靈者也若禽與獸動物之蠢者也坐是而有別

三郎再叩曰均是人也何以別之曰男女均是禽也何以別之曰雄雌均是獸也何之別之曰牝牡余再答曰無他氣之別也氣之所以別陰陽所由分於是夫形體乃隨之而大異之郎曰男也雄也牡也宜若氣之陽者也女也雌也牝也宜羶氣之陰者也陽之模也厥狀維凸陰之範也厥形維凹凹凸相交錯陰陽相感合厥類乃生生不息永無窮是故二

氣各相化。形體不一。式吾知矣。夫

雖然。男之於女也。雄之於雌也。牝之於牡也。人之於若禽與獸也。仍一般之動物也。豈歸宿無分歧。靈也。蠢也。別之無有。余暗之曰。謹是誠妄人之吻矣。烏得謂之無別哉。殆有特別存焉。居吾語女。

夫靈之云然也。知廉耻。有倫理。知廉耻。故交必有定。規其定。規曷若日時必夜。帳必垂。衾必擁。燭必滅。暗中摸索。不肯露相。何故。蓋所以存廉耻也。有倫理。故合必有定。耦何謂定。耦曰。夫必施其妻。妾必承其主。我之妻與妾。不許他人偷竊。他人之妻與妾。我不圖苟得。人人私其私。樂其樂。何故。蓋所以飭倫理也。眷之以情節。之以禮樂。不極欲。不縱此。人之所以

靈而異於禽與獸也。

夫蠶之云然也。反是此若禽與獸之所以蠶而不類於人也。烏得謂之無別乎女休矣。毋復言。

三郎聞而啞然曰。呿子之見坐井窺天之見也。子之識以蠶測海之識也耳。不聰隣語。目不明。五步岸然。則夫儒者之列不足羞矣。所謂一孔之儒者。殆吾子也耶。

余聞而勃然。思有所辯。氣結唇動。良久不能成語。

三郎袖出小冊子一笑。且語曰。子其讀之。當知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芸芸衆生。均動物矣。何別夫動物之靈。何別乎動物之蠢。

余乃請凹目鏡臨於鼻端。拈稀微鬚。執小冊子。噙噙之音。若

斷若續讀竟曰。謔有是哉。余知之矣。所謂夜花園者。幻市也。而夜花園之歷史。寓言也。吾誰欺。欺天乎。

三郎曰。毋復言。吾與子游可乎。余曰。可。乃駕言出游。蹄聲得得。車聲隆隆。零露瀼瀼。微風戢戢。幾忘却溽暑時矣。載馳載驅。於西郊之西。閱半小時。約五七里。乃抵一園。園之中。現何狀。呈何形。具有歷史在。

雄鷄一聲。天下百一般。狡蕩作鳥獸。散余亦歸徠。凹硯中。猶存湛然一滴水。書此冠諸簡端。以鑒三郎之請。

宣統紀元六月既望龍門經天略書於飲膽樓

夜花園之歷史

序言

第一章

夜花園之已往歷史

第一節

夜花園之發端

第二節

名妓林金花與名伶小阿四大戰於

夜花園之歷史

第三節

某公子與花韻香開闢秘密室於夜

花園之歷史

第四節

花三寶與花韻香牴觸之歷史

第五節

某貴家如夫人之希奇歷史

第六節

夜花園慘劇之結局歷史

夜花園之歷史

編輯者 諸夏三郎

第一章

夜花園之已往歷史

第一節

夜花園之發端

夜馬車之風潮。鼓盪於洋場十里中。有年矣。其初也。以警察署禁令。如張園愚園。凡游人叢集之處。夜間以十二點鐘爲率。閉門謝客。故十二點鐘後。游人苦無歸宿。東奔西逐。暴露於康莊大道之間。明月星光之下。其趣亦僅矣。雖然。僅得其趣。未嘗不樂。倘遇月黑風高。暴雨驟至。非但不得其樂趣。且爲疾病之媒。藥更有不爲風雨所欺。因而致病而死者。多多矣。何故。大凡坐夜馬車之原因。非爲招涼計也。挾其所歡。偕其所暱。謀償其所欲。野田草露。

之間大啟無遮之會。馬尾車轅之上。共叅歡喜之禪。因此而不病。因病而死者。吾見亦罕矣。於是夫有體恤人情。熟諳風氣之明白君子。善舞巨商。創辦夜花園之舉。以衛身攝養之美。談鄭重生命之仁心。請於警察署。警察署執事謂若此。則推其波而助其瀾矣。以此不許。所謂一般之明白君子。善舞巨商。其計不行。雄心不死。乃擇警察權所不及之地。就明園舊址。創辦焉。名之曰留園。可。以作長夜之游。

按明園在靜安寺西五里許。徐家滙路之腹裏。半里許。固某氏廢園也。或曰顧氏。余迷茫矣。且有古墓在其中。某西人賃其址。建洋樓。設酒肆。某某等十人。合資租三月。上海之有夜花園。其始作俑也。記其年月。乃丙午年之閏四月。

於是狡童蕩婦。駭女痴童。竊喜行樂。有地歸宿。有鄉羣趨之。唯恐不及。占一席方寸地。於是夫夜馬車之風潮。愈加其膨脹。馬車行之生計。陡然發達。執御者流。莫不頌某某等十人爲生佛焉。雖然。余亦頗德之。何故。一從夜花園出現以來。及今凡四年。踵而學之者。年有二三處。五六處不等。夜花園既多。不可思議之怪現狀。隨之而亦多。余乃得呼叱筆墨。作遣悶排愁之計。林金花之尙武歷史。請續陳之。

第二節 林金花之尙武歷史

羣玉山頭之林金花。後起之翹秀也。貌既娟好。態猶溫文。弱不勝衣。臨風欲倒。殊不知其具有尙武精神也。北方健男子。直爲其撻之。幾僵。可怪得極矣。案金花西江人。自幼鑿於夏口之牟家班。習

北京調唱鬚生。頗能善用其喉。年十五六。艷名噪於南城公所。夏口之妓家。羣聚於南城公所四周。猶上海之四馬路也。一帶蓋彼處之所謂紅姑娘也。談諧調笑。口舌利便。諸少年歡譙。有座無金花不樂之致。其名譽其價值。甲於同儕。較諸昔年。林陸金張。按庚辛年間。滬妓林黛玉。陸蘭芬。金小寶。張書玉。遊戲主人。諛之爲四大金剛。一稱雄海上之名譽。之價值。殆過之無不及。是故其假母牟三姐。極善視之。而養成驕悍凶。潑之性。蓋牟三姐。有以致之也。唯是狀頗文弱。性猶善藏其鋒。喜怒不形於色。所以能知其爲驕悍凶。潑之人。無有也。金花既善歌。尤喜串戲。躍躍欲試。而夏口風氣。無有妓女串戲之例。百計謀之。終不能償其欲。於是既不能及身而試。唯日夕於天一滿春兩戲園中。必占一座位。吾知

其無聊之極思矣。滿春中有玩笑旦，小名阿四者，綺年玉貌，技藝驚人。金花極施青眼，百計千方，終不能致之來。一日，乘雕輪策肥馬，馳驅於長江之岸，直達橋口，邂逅阿四於一園（一園橋口之花園也，如上海二十年前之申園、西園等）茶肆中。金花與之賦語。阿四曰：余不幸失身爲優，夏口龜奴殊惡惡倡優之界限。極嚴。余未嘗不知愛卿之情，許實胆怯，不敢公然來。倘敗露，余與卿生命且休矣。金花曰：不然。妾假母極鐘愛，權力傾院主。郎儘來同起居，可無意外虞也。阿四曰：余雖是北方犍男，然胆小於鼠，終不敢償卿所欲也。且余受上海某戲園之聘，僅三日，唱大江東去。卿如不能忘情於余也，作海上之游可乎？金花慨然曰：妾願偕郎宵遁。阿四曰：計殊不完全也。余且有同伴六、七人，勢不能挾卿以行。不

但此也。卿雖爲假母。歡權力大。卿遁後。鵠母龜奴。豈肯甘休哉。必將偵騎四出。知爲余故。必將與余爲難。余實不敢。卿還須別籌完善之計。金花曰。如此。郎去上海。就某園之聘。書一地址。待妾收藏。以備將來。勿致無覓處也。阿四曰。可。乃假茶肆中筆硯。細書某園之址。及寓居。必在阿兄家。德人里五十三號門牌。金花收字紙。不禁狂喜。阿四且曰。媚優之界域。上海與此間。固大相對矣。此間媚優。通一語爲畢生之羞。上海則不然。倡之負盛名者。無不私狎余輩。而人知余輩與某倡情好。某倡之名。乃勃然震響於花世界矣。金花聞而雀躍三百。於是鄭重丁甯。而別金花還諸院中。忽思得一計。蓋有某商者。經營於滬漢間。來往不常。當留漢時。頗寵金花。乃施其最優等之迷媚手段。願終身事之。某商惑之。出巨金。

（聞大錢一萬二千串未知確否。蓋漢妓身價大約尊滬妓三倍云。）築金屋於篤安里。匝月某商作上海行。金花乃要之同行。固某商願也。不敢請耳。蓋情好初篤。捨不得離別。亦人情之恒。何足云怪。乃某商與金花雙雙來海上。僦居於六馬路某里排場。繚赫世家不如也。金花旋訪阿四於某園中。阿四遇之狂喜。詢形狀。居何處。金花一一告之。阿四蹙然曰。余仍不能償卿所欲。奈何。金花愕然不語。阿四亦相對無言。良久乃曰。無他。故實余之胆最小。不敢妄爲。卿已作某商之如夫人。某商非泛泛者。勢力之大。海上無比。倘敗露。更不了。於漢上之龜奴輩。高彩雲。丁劍雲。霍春祥。前車之鑒。奈何。奈何。金花悵然返。於是金花與某商話。諄之聲。晝夜不絕。某商怒。揮之門外。願與之絕。生死不相聞也。金花喜奔告阿

阿四雖亦喜。然不甚親暱。蓋明知金花囊中無一文錢也。金花亦明知自窮。不能博郎君歡。乃囑阿四謀衣食處。適有大姐名阿巧者。覓錢樹子。充其門戶。與阿四亦熟識。阿四乃以金花薦。且告以即漢上牟家之小玉也。林金花在漢口時。名小玉也。阿巧亦頗聞小玉色藝雙絕。香名極盛。願假五百元。爲帶擋一切瑣屑。阿巧獨承其勞。一剎那間。端陽已過。而羣玉坊中有簇新之商標。林金花三字出現矣。金花色藝俱占最優等。海上諸少年趨之唯恐不及。纏頭爭擲。不可勝用。雖然。金花之囊中仍空如也。而阿四之囊中纍纍然俱是黃白物。陡然富矣。金花喜游。端陽節後。爲夜馬車之風潮狂怒之時。金花亦遂逐其間。殆無虛夕。必與阿四偕。一日（約六月初）金花偕阿四於洋樓上喝茶。有歌郎小名小周者。

與阿四隸同部。武生之佼佼者。其態度。其容姿。阿四弗如。甚矣。唯年稍富。然未滿三十也。金花已厭阿四之需索。無鑒。故得遇小周。頗爲留戀。小周固伶界之佼佼。日以探訪倡妓之誰爲有自主之權。而肯以金錢貼所歡者。誰家之姬妾。多積資而家主之閨門不謹者。以施勾引手段。作探花摸金之舉。雙收其利。蓋金花之所爲。頗悉其底蘊。深羨阿四之艷福。嘗謀所以要而奪之。而苦無其隙。今忽遇於夜花園之洋樓上。深恨阿四在旁。不離寸步。未能大展其能力。倒是金花眉挑目逗。眷戀萬狀。小周心竊喜。而乘間以目傳情。引至洋樓西角之僻靜處。互相傾其私慕。正在喁喁小語。情深意濃之際。阿四轉眼間。忽失金花所在。心頗怪之。兜轉尋覓。得之於洋樓西角之僻靜處。潛身窺探。知爲小周勾引。擬戳破其機。

關而小周乃赳赳之武夫也。力量自不能敵。於是還至喝茶處。息心等待。而氣殊忿忿。閱二小時許。金花乃來。阿四曰。卿在何處散步耶。何若斯之良久。良久。乃爾。金花忽大改其常度。冷冷然曰。妾自散步。與郎何干。阿四曰。非也。連宵天明始歸。恐卿玉體大碍。衛生故。今夜擬早些歸去。卿可保養精神。此余之憐卿瘦弱之厚情也。金花曰。妾不妨。郎如不願與妾游。郎可自去。毋相瀆也。妾自妾。郎自郎。各有自主權。毋相侵也。阿四聞言。頗不然。眉目間。驟呈其忿忿之色曰。卿變心耶。余知之悉矣。余豈夢夢者。金花曰。郎住口。勿言。既非夢夢。請從此離。阿四大怒曰。倡婦薄情。汝不記離某商之初。囊無半文衣食。不自給。余心惻然。動乃爲汝覓吃飯處。曾幾何時。衣羅綺。食精肥。居華屋。驅奴僕。置身青雲中。倘無余時街頭。

討乞久矣。薄情賤。倡余眼。眶中殊藏不得。割絕勿往來。易易也。速取三千洋錢來。便掉頭。不相識。殊便也。金花亦大怒。手指阿四而大罵曰。殺胚聽哉。老娘以身體鬻金錢。自習得諸般無上快樂之淫巧技能。承接轉合。舉動如意。博狎之歡心。爭擲纏頭。無算殆匝月間耳。所得不翅千金。老娘囊中仍空如也。都被汝殺胚巧取豪奪。搜括得不餘半文。汝身上披的外國紗長衫。襟頭上掛的打黃金表。指兒上戴的金剛鑽約指。手中搖的玉帶毛扇。不是老娘賞汝。汝那得來。鈔袋中貯的匯豐鈔票。通商鈔票。金元。銀元。不是老娘股兒當中咂咂之聲。換得來。汝殺胚那得來。今日之下。直來觸犯老娘。汝阿四殺胚。汝阿四殺胚。及早離此地。勿惹老娘動手打。其時旁人之作壁上觀者。幾百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蠢的。俏